

# 日本陶藝傳奇人物 加藤唐九郎的殞逝

劉鎮洲

加藤唐九郎——這位日本陶藝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傳奇人物，在一九八五年耶誕節的前一天，與世長辭了。在日本陶藝界，可說是殞逝了一位一代巨星。在其八十八年的歲月中，他為日本陶藝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的作為也使日本陶藝界受到極大的影響。不論貶褒毀譽，加藤唐九郎傳奇的一生，為日本陶藝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加藤唐九郎 志野茶碗 1930 10.2×11.5公分

加藤唐九郎是在一八九七年一月出生於日本愛知縣春日井郡（現為瀨戶市）水野町，本名為庄九郎。一九一四年的十六歲時，開始自己築窯以製陶為業，並改名為唐九郎。

一九二八年，他將自己從事古窯密跡調查的成果，舉行「加藤唐九郎調查瀨戶古窯出土品展」。並於次年就任瀨戶古窯調查保存會理事長，致力於瀨戶、美濃地區的古窯調查工作。

。一九三〇年，嘗試以穴窯燒製志野茶碗，獲得成功，奠定日後製作茶碗的基礎。

一九三三年因出刊「黃瀨戶」一書，文中否定瀨戶之陶祖藤四郎的傳說，並發表「古老的黃瀨戶、織部作品是由美濃地區所燒製」之新論，引起瀨戶地區居民的反感，而造成「黃瀨戶」焚書騷動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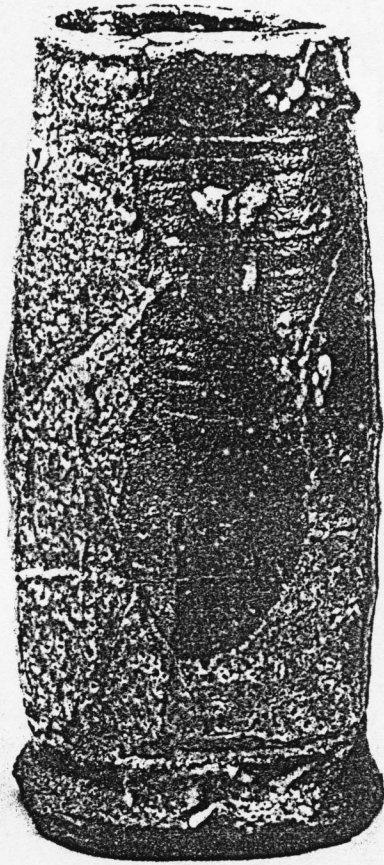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他完成了「陶器大辭典」六卷的編輯工作。這套辭典可說是他對陶藝研究的成果，對日本陶藝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有莫大的貢獻。

他曾於一九三八、三九年到中國各地探訪古窯密跡，及參觀中國陶器名器，這次中國之旅對他以後的作陶有很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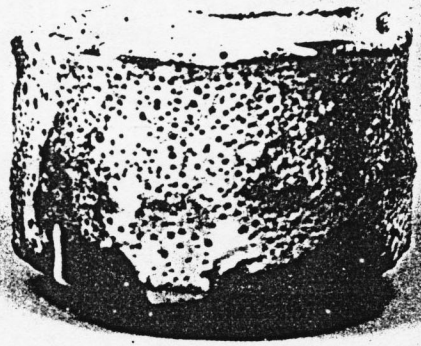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日本陶藝協會成立，他就任為理事長。一九五〇年六月日常陶協會成立，他也擔任為理事，並參加八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日本現代陶藝展」。一九五二年被日本政府選定為「無形文化財記錄保持者」。

一九六〇年，他因仿古瀨戶「永仁壺」之贗作，誤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而引起「永仁之壺」事件，造成日本陶藝界極大的震撼，使當時任職於日本文化財保護委員會的陶資評論家小山富士夫也因而辭職。而他本人也因這次事件受到社會嚴厲的批判，辭去所有公職，轉而專心作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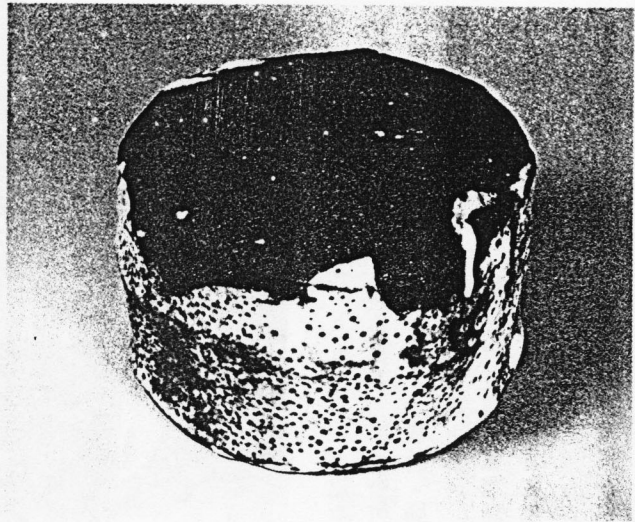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以後，由於辭去公職專心作陶，所以每年均舉行展覽，使他的創作才華完全地發揮出來。同時由於不斷地追求自我突破，使得陶藝創作達到完全圓熟的地步，形成了加藤唐九郎所獨有的陶藝世界。



▲加藤唐九郎 掛分花水瓶 1954 25×12.5公分



▲加藤唐九郎 鼠志野茶碗 1969 9.3×1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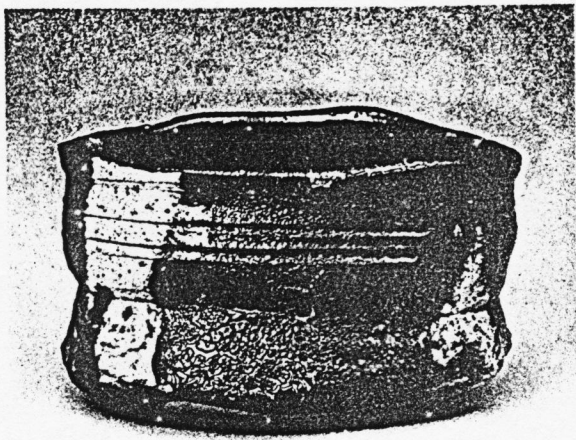


▲同上圖 反面 直徑6.8公分

加藤唐九郎的作品是以日本桃山文化的茶陶風格為背景發展出來的。由於日本在桃山時代的茶道盛行，陶藝作品大多以此為中心而有黃瀬戸、志野、織部、瀬戸黑等具有日本特殊風格的作品。他早年即從事這類作品的古窯調查工作，自然對此有深入的瞭解及獨到的心得。因此，自從他卅二歲做出命名為「沐柱」的志野茶碗作品之後，便不斷地以志野、織部、瀬戸黃、瀬戸黑、唐津、瀬戸伊羅保等各種風格做出茶道用作品。他的作品雖然是以桃山時代的風格為背景，但是卻師古而不泥古，儘量將各種風格的特點抽出，運用新的材料及燒成技術，使各種風格的優點，能發揮得更為淋漓盡緻。

他對「傳統」有其獨到的見解，曾說：「世上所謂的傳統，大多是指無生命的古物那樣的東西，所以如果不管其時代性，而一味地依賴仿製，那即使是非常接近古物，也只不過是個無生命的物品而已。因此，真正的傳統，應該是從優秀的古物中流注給我們的血緣維繫，是一種生命的承傳；也是延續前代血脈，再流向新時代的一種原動力。」所以他秉持著這種信念從事作陶，以發揮桃山時期的美感特質為目標，做出具有新生命的作品，拓展了他的陶藝世界。也因此，在日本陶瓷藝術中，加藤唐九郎作品的地位與價值，獲得很高的評價。

他對泥土的選擇與體驗非常深入。經常到各地山野間挖掘泥土，研究其特性，並找出適合這種泥土特性的表現方式，即使在他邁入八十歲之後的晚年也依然如此。所以對於泥土的



▲加藤唐九郎 織部黑茶碗 1966 8.2×13.5公分



▲同上圖 反面 直徑6.3公分



▲加藤唐九郎 伊賀織部花瓶 1961 26.4×11.7公分

觀點，他曾這麼說過：「泥土並非只是將人們的構想予以現實化的代替品而已，泥土本身的存在性，比人們的想像要真切得多。各種泥土均有其獨特的性格，如果我們以率直之心，順應泥土的特性，便能做出理想的作品。作陶是依照泥土的個性來決定適當的成形技法、合適的釉藥及適切的燒成方式而成的。因此，陶藝就是泥土鮮活個性的表現，而陶藝家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確地把握泥土的個性。」

他對陶藝創作的態度非常嚴謹，重視作品的高度品質與自我風格的表現，不屑於只顧大量製作而不顧作品良窳的作陶態度。他曾說：「不接受外界的刺激，獨自一人閉門作陶是行不通的。我也曾好幾次不理他人，獨自理頭苦幹，結果還是深深地感覺到：人若不受刺激，自己所擁有的特質就不易發揮出來。當然，認真的研究精神是好的，但是過於專注而變成鑽牛角尖則就不可。受到外來的適度衝擊，才會知道疼痛、明瞭問題的癥結所在，從而在其中得到收穫。如果身為一個創作家，凡事都進行得太過順利，將會有消失自我之虞。」因此，他不斷地自我刺激，對自己作品的要求極為嚴格。他曾為了製作理想的志野茶碗，摔破了整窯作品而僅只挑中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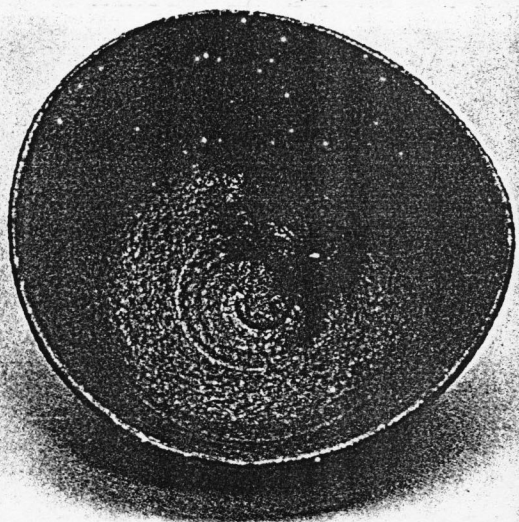
加藤唐九郎是個做事劍及履及的人，遇到任何問題都要追根究底。曾經有過一件趣事：從前他有位老人鄰居，擅長於種植竹筍，產量多而碩大，而他家所種的竹筍卻瘦小不堪。於是他便前去詢問那位老人，不料卻被嘲笑一番。他一氣之下，便遠到京都嵯峨的竹筍研究所



▲加藤唐九郎 信樂花罐 1973 23.4×12.1公分



▲加藤唐九郎 黃瀬戸茶碗 1982 7.3×1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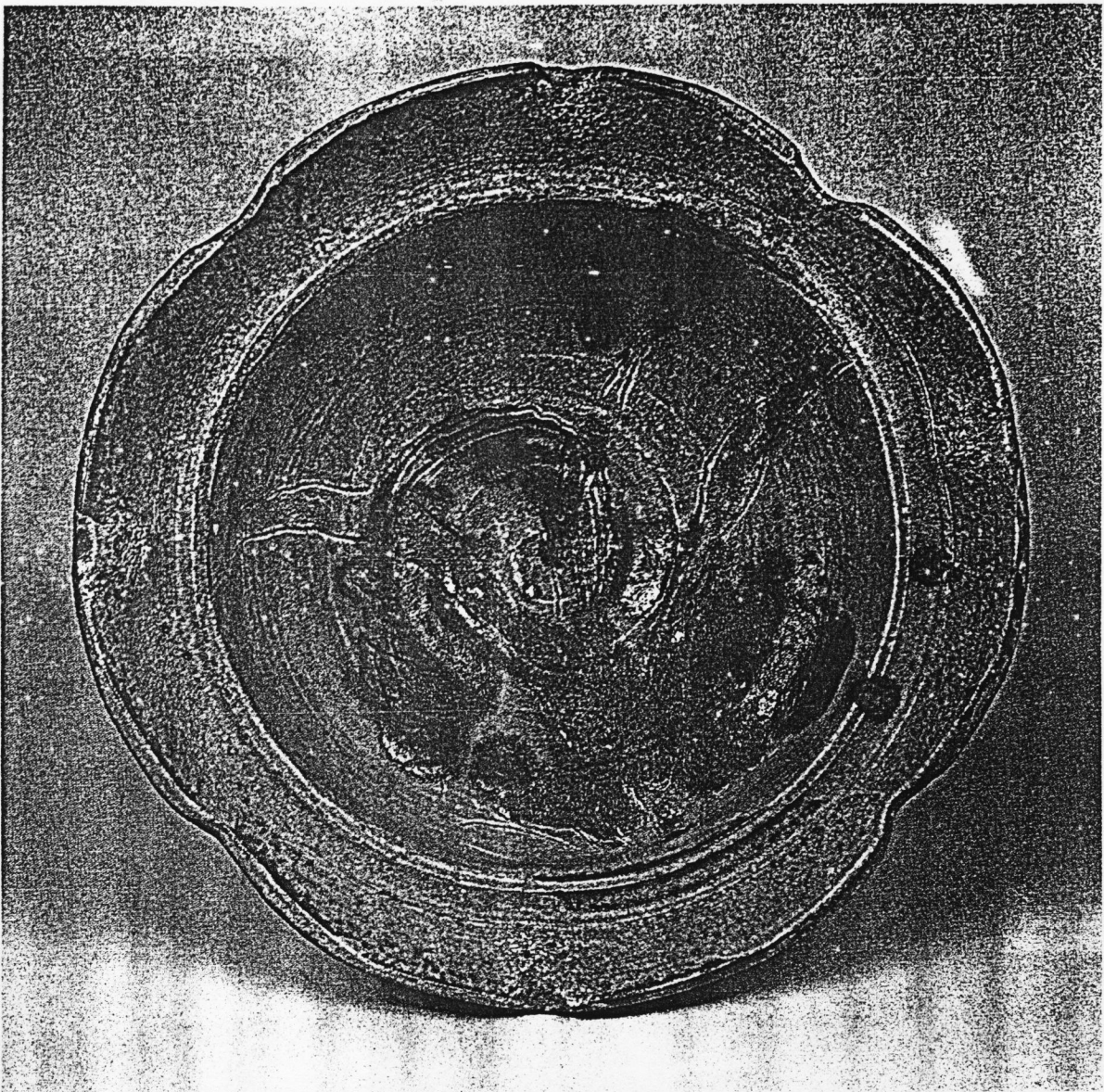
▲同上圖 底部

，潛心研究了四個月，回去後栽培出比那位鄰居更碩大的竹筍來。由此可見他對事物的研究精神及敏捷的行動力。

另外，他也不具有不顧一切投入工作的狂熱性格。年輕時熱中於古窑的調查工作，也經常數月間行踪不明，連家人也不知他的去處。居住在瀬戸的陶藝家河本五郎的母親，回憶年輕時代的加藤唐九郎說：「他常身穿滿是污垢的衣服，腰繫草繩，懷中袋著挖掘出土沾滿泥垢的陶瓷破片，口裡啃著蕃薯從山上下來……」這種幾近發瘋的工作狂熱，使加藤唐九郎獲得博大而精深的知識與體驗。這些知識與體驗也正是他日後編纂陶器大辭典及其他豐富著作的主要泉源。

綜觀加藤唐九郎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早年熱心調查古窑；編纂不朽的陶器大辭典；建造無數的陶窑窑爐；舉辦各種展覽；參加出版社的策劃經營；參與各種陶窑、文化團體的籌設營運；組織指導各種國際性的展覽會；並且數度到中國、歐美及中東的研究旅行、會見各國知名之士……等，使他獲得豐富的閱歷與廣泛的生活體驗。而基於這些歷練，使他對陶窑藝術的精髓體會得更為透澈，並在作品中完全地表現出來。加藤唐九郎一生的作為，不僅確立了他作品的地位與價值，更為日本陶藝立了一個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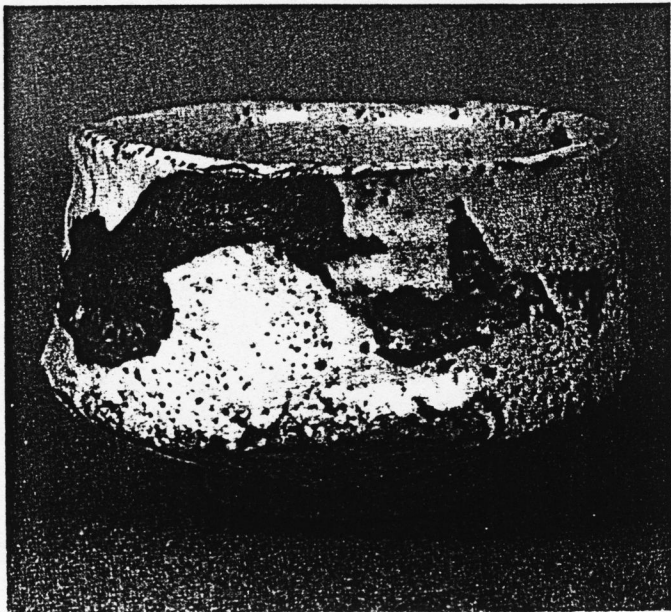
加藤唐九郎畢生奉獻於陶窑藝術，不斷地追求自我超越，不時地為創作一件完美的作品而努力，直到他力盡而去時，熾熱的窑中還有三件未出世的志野茶碗……



◀ 加藤唐九郎 黄瀬戸輪花鉢 1983 10.8 × 31.3 公分



◀ 加藤唐九郎 信樂水罐 1973 24 × 21.5 公分



◀ 加藤唐九郎 志野茶碗 1973 9.5 × 13 公分